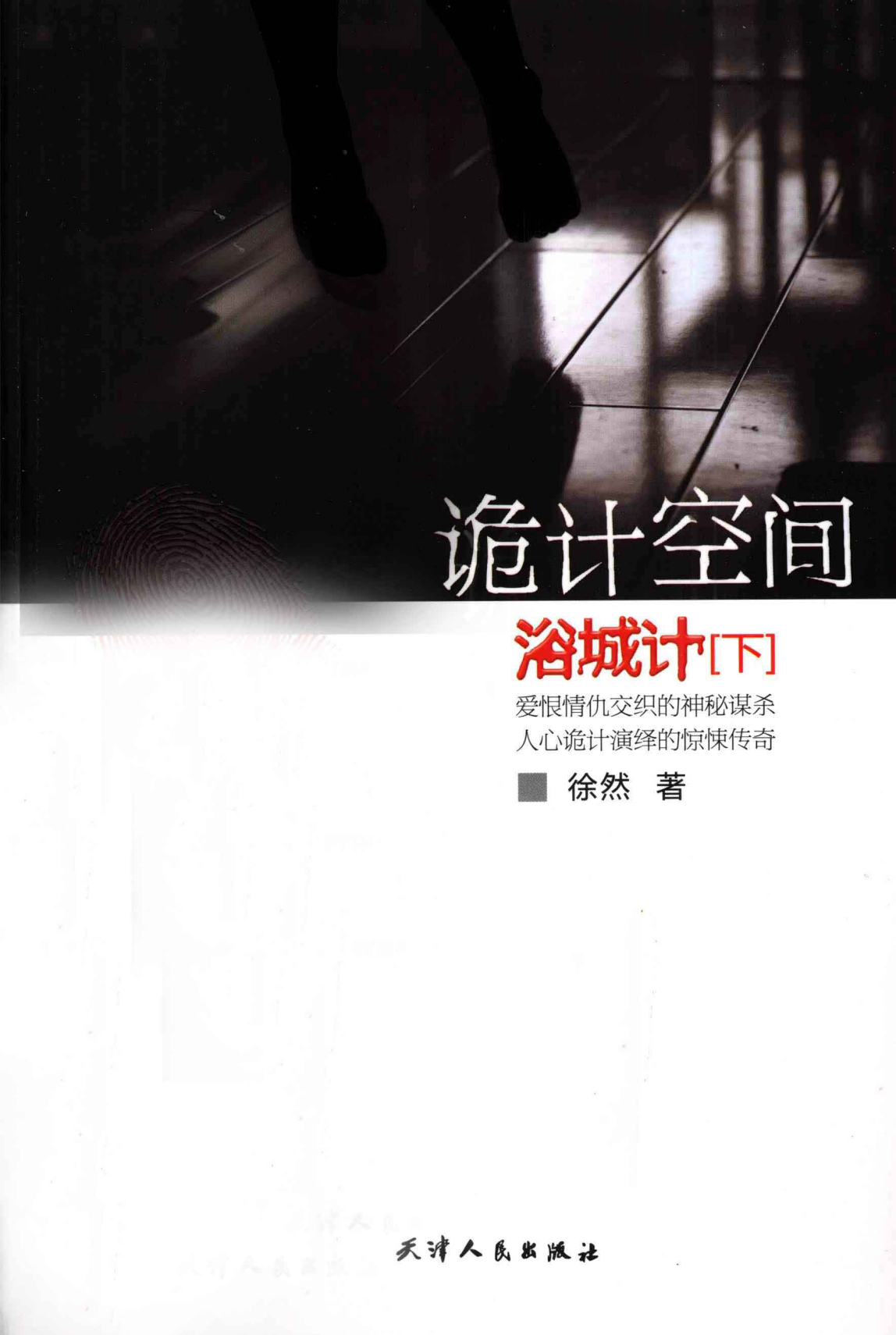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诡计空间

浴城计[下]

爱恨情仇交织的神秘谋杀
人心诡计演绎的惊悚传奇

■ 徐然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诡计空间

浴城计[下]

徐然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第九章 钻戒与求婚

王炎一回到警局，顾不得去自己办公室放包，直接就找龙杰做了汇报。

“龙队，你让我查的林晚荣的财务状况，我查了——洗浴城上半年确实有些经营不善，虽然盈亏基本平衡，可他们刚刚装修过几个大厅，据说花了一大笔钱，林晚荣这笔装修费的来源很是可疑。”

“装修费是多少？”

“一百八十万，我让财务查的数据，财务说这笔钱是老板个人提供的一张储蓄卡，我已经把储蓄卡的明细账调出来了，是六个月前一次性汇入的。”

“对方账号呢？”

“那个储蓄卡是林老板老婆名下的，我已经让银行查了，他们有了结果就会打电话给我的。”

“嗯，很好。”

王炎表情很得意：“其实，结果我也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——我去了林老板的王律师那里，他跟我说了一件事，是左吉林透露给他的，关于林老板借了他一大笔钱的事，说好如果还不了，就以洗浴城的股份抵让，左吉林还让这个王律师给他算一下，二百万的抵让股份大概占多少比例呢。”

龙杰：“王律师没有提到借条吗？这么一大笔钱。”

“他说借条的事情他没问，他后来没有再听左吉林说过这事，就以为两个人没有达成协议。”

龙杰很高兴地说：“我早觉得这个林老板态度可疑，原来问题在这里。”

王炎说：“嗯，他很可能会为了这二百万的借款杀人——也许是左吉林不停地催他还。”

龙杰却怀疑：“他有那么大的洗浴城，至于为了二百万杀人吗？”

王炎答道：“他们不都是一个朋友圈的么？一个人借了另外一个人的钱还不出来，借钱的人会觉得很伤面子，如果再加上有宿怨，动手的理由也够充分了。洗浴城都是林晚荣的地盘，他干事肯定是最方便的了。”

他的手机响了，王炎接起来，一听，笑逐颜开：“嗯，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麻烦你们了，谢谢！”

挂了电话，他凑近了龙杰：“你猜怎么着，头儿，那笔钱就是左吉林的个人账

号划给他的。银行还说，左吉林的钱是从他证券账户里出来的，大概在他钱出来的第二天，就划到了林晚荣老婆的个人储蓄卡上。”

“二百万还是一百八十万？”

“一百八十万。”

王炎：“头儿，我建议现在就去传讯审问林晚荣，那个武彬逃走了，肯定是林晚荣的主意——他是林晚荣的手下，不听他的听谁的？千万别再让他也逃掉了！”

“你跟李昆去一趟吧，把他带回来。”

“是，龙队。”

王炎兴冲冲地去了。

龙杰望着王炎的背影，不禁皱了眉头：警局现在还有个嫌疑人朱禹丞在拘留审查中，现在再来个林晚荣，再加上正在紧锣密鼓调查的方荭酥和吴熙悦——嫌疑人够多了，只是，案情怎么还是觉得混沌不清？

林晚荣来了，神色坦然，这个时候他倒是显出了一个大买卖人的从容镇静。他坐到审讯椅上的时候，甚至还对着龙杰礼貌地点头招呼。

龙杰看着他：“林晚荣，知道为什么请你来么？”

林晚荣很圆滑地回答：“肯定还是为了我洗浴城的那个案子吧。”

“你六个月前借过左吉林的钱吧？”

大概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林晚荣虽有些尴尬，却很快承认了：“嗯，是，不错。我洗浴城开了好几年，再不装修，就会因为环境陈旧，流失客人了，我一下子钱不凑手，就和左吉林商量了一下。”

“你们当时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就是，我借他一百八十万，一年后还他二百万，如果还不出，就以我公司的股份抵偿。”

“这个，你怎么没有跟王律师提过？”

林晚荣面色平静地说：“我以为左吉林已经和王律师说过了，我是借款人，没必要把自己借钱的事宣扬得人人都知道吧。”

“你当时是用你老婆名下的储蓄卡走账的？”

“是，我平时忙，没时间，这事是让我老婆去办的。”

“当时没有打借条吗？”

“当然打了，不然，以左吉林的精明，他怎么会同意？”林晚荣看着龙杰，“我老婆查了储蓄卡的到款，给我打了电话，我当晚在洗浴城见到了左吉林，叫了他

来我办公室，在我办公室给他打的欠条。”他言之凿凿。

“那么欠条呢？”

“哦，这个我就知道了，我亲眼见他是收好欠条的——再说，银行卡都有转账记录，我想不承认也不可能的。”林晚荣的态度还很诚恳。

不过，龙杰相信，左吉林一死，他肯定是动了隐瞒那笔200万借款的念头。这事他应该和老婆商量过，所以他老婆才会在见到警察时那么惊惶。

对警方查到的关于向左吉林借款的事，林晚荣承认得坦荡，倒让龙杰没什么话讲了——借款并不违法，而且尚不到归还期限。

让林晚荣在口供笔录上签字后，龙杰就让他走了：“你手机要二十四小时开着，警方也许会随时找你查问情况。”

“嗯，嗯，我会的，会的。”

林晚荣脚踏出审讯室门之际，龙杰又问：“武彬有没有跟你联系？”

他摇头：“没有啊，我也给他打了不知多少个电话了，都是关机。”

龙杰点点头：“如果有联系，你要及时告知警方。”

“一定的，一定的。”

林晚荣走了，王炎有些郁闷地问龙杰：“让他走了？没问出什么来？”

“他很爽快地承认了向左吉林借钱的事——他是个精明人，知道赖不掉的事实索性承认了最是明智——我们不能因为他借钱而拘捕他。”

“可是，他这样就有杀人动机了……”

“即便这算是杀人动机，我们也缺少证据，没有直接证据，林晚荣这样的人不会认账的。”

王炎说：“要我的意思，就熬他二十四小时，突击审讯，攻破他的心理防线。”

龙杰瞥了他一眼：“如果攻破不了呢？”

“那个……”

“我们要想个能攻破他防线的法子。”

“龙队，你也怀疑他？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他身上肯定有掩人耳目的勾当，重要的是，一定要找到武彬。”

王炎担忧地说：“看看叶绿，那个武彬说不定已经被人灭口了。”

“也未必，小五给他打的那个电话我亲耳听到的，他是在火车上，那个时间点，这几个嫌疑人都在本市。”

“天高地阔的，到什么地方找人啊？”王炎叹了口气。

“你去技术科申请监听两部电话。”

“林晚荣的?”

“林晚荣家里的座机,还有他老婆的电话。”

牛牛有点灰心丧气地找到龙杰:“吴熙悦的包和她包里的东西都鉴定过了,没有血液反应,也没有其他人的指纹。”

“你问过她当时为什么会在休闲娱乐场所随身提这么大的手提袋么?”

“她说,包里当时有要左吉林签署的赞助合同还有方荭酥的签约合同,文件可能随时会用到,她就随身带了。之所以去洗手间也带着包,她说她觉得文件重要,而包里还有刚取出来给她爸爸买药的一笔钱,不放心,才一直拎在手上的。”

“她还坚持说自己在洗手间附近转悠,没去其他地方?”

“是,她说她因为不想进演艺厅去,就在外面多待了会儿,在洗手间门外的走廊上来回走了走,没去前厅和中门那边。”

龙杰扯扯嘴角:“她的说法变得还挺快。”

“是,她也就露了这一个马脚——可她态度很镇定,她说她对洗浴城本来不熟,又第一次遇到杀人命案,心慌意乱的,警方问她,她就随口说了那么一句,并没有仔细斟酌。”

龙杰点点头,看着牛牛的沮丧样子:“怎么了?受打击了?”

“龙队,我怎么觉得这个案子千头万绪纠葛在一起,看似线索多,却没有一个有用的,人人都可疑,可分头查下去,个个都让我们碰壁!”

龙杰笑了一下,挑了一下眉毛:“黎明前的黑暗而已——别人就算了,你还对我没有信心么?”

“可是,再不破案,局长就要骂人了吧?”牛牛担心地问。

“怕人骂就不用做警察了。”龙杰从容地回答。

看到他那么自信,牛牛也觉得恢复了精神:“龙队,你这里还有什么任务?我给吴熙悦把她包快递回去就没事了。”

龙杰摸摸下巴:“嗯,别快递了,你直接给她把包送回去吧。”

“哦,好。”

“我指的不是送她的新房子,送到她父母家去。”

“呃?父母家?”

“我要你以她同事送包的身份,弄清楚一件事情。”

安牛牛找到吴家的老房子,也费了不少的工夫。

她一进吴家天井,就看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、头发斑白、形容枯槁的老男人,

正在太阳底下发呆。

“请问，您是吴伯伯吗？”

老人转过眼睛，神情有点呆滞地点点头：“我姓吴。”很标准的普通话。

“吴伯伯，您好，我是吴熙悦的同事。”

安牛牛笑容温厚，她天生长着一张让家长放心并喜爱的好小孩的脸蛋。

听到是自己女儿的同事，吴父的表情也活泛起来：“是小悦的同事啊？有事吗？她平时并不住在这里。”

安牛牛用失望的口气：“不住在这里？我看她员工登记表上，填的是这个地址。”

“没关系，她经常来的，有什么事，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。”

吴父虽然瘫痪了，脑筋和口齿还是很清楚。

“是这样，她今天辞职了，走的时候忘了拿包，公司就让我把包给她送来。”

吴父很惊讶：“小悦辞职了？为什么？”

“呃，这就知道了，大概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开心吧。”

吴父忧郁起来，自言自语：“做律师做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辞职了？”

“啊，吴伯伯，你不知道么？吴熙悦早不做律师了，她在我们演艺公司做经纪人呢。”

吴父瞪大眼睛，突然一阵剧烈地咳嗽。安牛牛不由内疚，忙慌手慌脚地跑到屋里给他倒了一杯水来：“吴伯伯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……”

吴父没说什么，却捶了一下大腿，长叹一声：“这孩子，从小主意大，什么事情也不和父母商量！”

安牛牛：“别这么说，吴伯伯，这也是她自己的选择——她在我们公司做得挺好的，大家都喜欢她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她会突然辞职。”

吴父一直皱着眉头：“这孩子从小就立志做律师，她怎么会起念头做经纪人……经纪人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我们是演艺公司，经纪人当然是给那些歌星、影星、模特什么的牵头找合作什么的——公司本来都给吴熙悦安排了她负责签约的歌星，她可能是不喜欢那个方荭酥吧，执意要辞职。”

吴父大吃一惊：“是方荭酥吗？”

“伯伯，你也知道这个歌星吗？”

“你说她是因为不喜欢方荭酥才辞职的？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刚才说经纪人是给歌星牵头找合作的，我还在想小悦去干这行，是为了

方荭酥呢。”吴父叹了一口气。

牛牛的心突跳了起来：“怎么，她早就认识方荭酥吗？”

“方荭酥这个艺名，还是我们帮她起的，她以前叫方虹，是个很仗义的女孩子，比小悦大不了几岁，很能干，我们家那时候非常困难，小悦上大学的费用，都是她帮忙的。”

吴父强调：“所以，我家小悦不可能为了不喜欢分给她的歌星才辞职的，她不是那种轻狂的孩子，她肯定是为了做回律师这行才辞职的。”吴父很不愿意让人误解了自己的女儿。

安牛牛眼睛闪着光，嘴上却还笑着：“您一定弄错了吧？伯伯，方荭酥那人非常挑剔，为人刻薄，可不是什么仗义的人，吴熙悦一看就不喜欢她的样子——再说，据说她的艺名是某个神算大师帮她起的，怎么是您呢？”

吴父也有点糊涂：“不会吧，唱歌的还有第二个方荭酥吗？哎，我以前是语文老师，小悦说这个姑娘要向娱乐圈发展，想起个好听好记的名字，我跟女儿一起帮她想，这个名字还是我查唐宋诗词查出来的，小悦说她很喜欢。”

“真的？她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”安牛牛很感兴趣地问。

吴父低下头，不太想说这个话题：“谁知道，也许是机缘巧合吧，好多年前的事情了，谁记得那么清楚。”

“好多年了？那个时候吴熙悦还是学生吧？”

吴父叹息着：“正好是高三，我发病的时候。”

“那个时候方荭酥还没出名呢，她大概还在做导游。”

吴父一拍手：“那么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人了！我家小悦认识的那个方荭酥一开始也是做导游的。”

小院的门打开，吴母走了进来，看到安牛牛：“啊？是你学生啊？”

吴父答：“不，是小悦的同事，给小悦送包的。”

“阿姨，您好。”

吴父皱着眉头问：“小悦这半年多在演艺公司上班的事情你知道吗？”

吴母吃惊：“演艺公司？她不是一直在律师事务所吗？”

“唉，看看，你也不知道不是？这孩子什么事情都不跟我们商量，要不是她同事来送包，我们现在也不知道。”

吴母：“哎呀，这孩子，好好的律师不做，去演艺公司做什么？”她忽然想到一点：“哦，演艺公司是不是都是些歌星、影星什么的？她该不是为了去给方小姐帮忙吧……”

吴父摇摇头：“她同事说她刚刚辞职。算了，孩子的事情我们管不了，也不

管了，我们小小说是个做什么都有数的孩子，我们不要瞎操心了。”

安牛牛达到目的，起身告辞，吴母客气：“在这里吃饭好了？”

“不用了，阿姨，我回去还有事。”

“谢谢你，哦，还没问你贵姓啊？”

安牛牛微笑：“不客气，只要说送包来的人，她就知道是谁了。”

安牛牛给龙杰打了电话，龙杰：“很好，现在让李昆和刘利源分头带吴熙悦和方荭酥到警局，本来不是什么遮遮掩掩的关系，她们这么躲躲藏藏，肯定有什么内幕和目的。”

“是，龙队。”

“对了，牛牛，告诉你个新情况。”龙杰的声音听上去很高兴。

“有什么好消息了？”

“是武彬，我们有他的消息了。”

“啊，他在哪里？”

“我让王炎负责对林晚荣夫妻进行监听监视，刚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线索，林晚荣妻子于明接到一个外地号码的电话，马上给一个银行卡号汇去了两万元，然后又拨打了这个号码——这个电话我们监听到了，是武彬，他现在正在W市，于明电话说钱给他汇过去了，还告诉他警察正在找他，让他千万别跟老家人联系。”

“W市？”

“是，现在清楚了，让他逃掉的，肯定是这对夫妻了，王炎也已经带人去控制于明了。另外，W市那边的警方我们也联系过了，他们现在正在搜查武彬，也许很快就能找到他了。”

“太好了，龙队，现在嫌疑人纷纷露了马脚，我们突击审讯，真相马上就能浮出水面了！”

“这几个人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，不过，总算我们占了主动位置，不必被嫌疑人牵着鼻子走了。”

龙杰那边停了一下，又对牛牛说：“王炎来了，于明已经带到了。”

“龙队，你先忙，我马上回来。”

于明四十来岁，以前是一个音乐老师，跟林晚荣结婚十多年，已有一子一女，一直在家做全职太太。

于明大概因为一直生活简单，抑或是心虚恐惧，被带到警局后脸色苍白，神

情慌乱，一副想哭不敢哭的样子。龙杰和王炎一进审讯室，她吓得都快跳起来了。

王炎首先开口：“于明，你今天中午去银行汇款了吧？”

于明眼神跟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：“啊……”

“是，还是不是，请你回答——我们既然能问你这个问题，自然是掌握了必要的证据。”

于明泪水涌出：“嗯，是。”

“是给武彬的吧？”

于明低头不语。

王炎拿起手中的资料，念了一个电话号码：“你汇款后，接着拨打了这个电话，这个电话我们查了，用户位置在 W 市。”

于明绝望地看了王炎和龙杰一眼。

龙杰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于明，你肯定知道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的意思吧，你跟你老公都打算跟警方玩游戏？”

“不，不是……”

“你不想别人，也要想想你两个孩子——你知道向警方隐瞒重要线索、误导迷惑调查视线的后果吗？”

于明崩溃了：“我说，警官，我说。这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早就劝过我老公……”

“你们跟武彬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出逃，也是你们的意思了？”

于明赶紧摇头：“他自己也想走，来跟我们商量。他本来是要回老家的，都买了老家的火车票，我老公说他笨，如果回老家，准会让警察逮个正着，他建议最好去警察想不到的地方先待两天再说。”

“武彬为什么要回老家？为什么要逃避警方？”

“他……是左吉林……”

于明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说：“那个……他捡了左吉林的东西，没跟警察说……”

“是什么东西？”

于明低声说：“是一枚钻戒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捡的？”

“洗浴城。”

“什么时间捡的？”

“那个左吉林被刺死的时候……他说灯亮的时候，他第一个看到满身是血

的左吉林，他奔了过去，脚先踩到一个小盒子，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，他趁机把盒子捡起来，放到口袋里……”

龙杰淡淡地开口：“他这话都能跟你们说，可不是远亲那么简单了，他肯定也是掌握了你们什么短处，你们才资助他夜逃的吧？”

于明扭着手指，不敢开口。

龙杰：“说说那个一百八十万借款的事儿。”

于明脸色一变：“啊……那个，我不是很清楚……”

“你老公不是用了你的储蓄卡转账的吗？他说他当时忙，还是你去银行办的手续。”

“哦，对，是，那是半年多以前的事情了，归还期限还没到……”

“这个跟武彬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于明又开始扭手指。

“我提醒你一下，W市警方已经开始找武彬了，也许明天早上，他就能到我们警局，你是想自己主动说，还是等我们取得武彬的证词后，再让我们审问你？”龙杰看着她，不怒而威。

于明想通了，知道真相暴露也是迟早的事，不再无谓地绕圈子了。

“嗯，是这样，我老公说，左吉林出事前几天，一直说要让他提前还那一百八十万，他说他半年的利息就算了，就把本金还给他。洗浴城一时凑不出这么多钱来，可我老公又爱面子，怕在圈子里传他没钱还贷的消息，便先支应着左吉林，说正在筹钱中，要他等几天……我老公很发愁，正想是不是处理一套我们市中心的公寓，武彬知道了，给他出主意，说干脆使个小计，把借条从左吉林那里弄过来，给他制造点麻烦，起码能拖延些时间。我老公说了，他并不是要赖他的钱不还，只不过先拖两个月，给他筹集款子的时间。”

龙杰：“武彬出的主意是怎么弄到左吉林手里的欠条？”

于明：“就是……我老公告诉他，让他来洗浴城拿那笔钱，让他把欠条带着。然后，等他泡澡换浴服的时候，武彬就打开他更衣箱找借条，偷偷拿出来……等他发现了欠条不见了，我老公再出来息事宁人，和他重新谈谈，争取两个月的宽限时间。”

“武彬后来做这事了么？”

于明怯怯点头：“是……不过，左吉林根本就没来得及发现，他洗完澡就吃饭去了，接着就去了演艺厅，还没时间去我老公的办公室谈钱的事情。”

“现在欠条呢？”

“呃，一直在武彬那里，他说看左吉林死了，就随手撕掉了——我老公并不

太信，不过，左吉林死了，很多事情就复杂了，他跟我说，怕警方知道这事会怀疑他有杀人动机，只能这样先遮掩着。正巧武彬捡了戒指后也在害怕，我老公就建议他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头，等警方把凶手抓住，事情平息了再出来。”

“你给他汇了多少钱？”

“两万。”

“为了堵住他的嘴巴，他走之前也得给他些盘缠吧？”

“走之前就给了他一万，他说在 W 市花销大，不敢出去做事，又要了两万备用。”

“他捡到的那个钻戒呢？”

“卖了，卖了五万元，他都汇老家去了。”

林晚荣的口供跟老婆也相同，他愁眉苦脸地说：“这事跟我老婆没什么关系，都是我让她做的，她胆子小，肯定吓坏了。”

“你知道老婆胆子小，还把她牵扯进来？”王炎瞪他一眼。

林晚荣叹气：“现在还有谁能相信？兄弟、朋友……”他摇摇头：“我也很后悔，一文钱难死英雄汉，我不应该弄这个小聪明，害了自己不说，还连累了家人——不过，警官，我就是今年资金周转上困难点，怎么说也是开了好多年洗浴城的，身家也有千把万了，不会就为了这一百八十万冒险的，左吉林的死跟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！”

“那武彬呢？”

林晚荣：“武彬我也了解，他也是图点小钱，本质不坏，杀人既没胆量，又没有脑子。他在洗浴城做得好好的，跟左吉林无冤无仇的，干吗会突然杀人？他捡了戒指，还没怎么样，就先自己吓死了，吵着要回老家，我怕他要是被警察逮住，会把我跟左吉林借钱的事兜出来，只好给他出主意，跑路去 W 市——我知道我给警方添麻烦了，我有罪！可我老婆确实跟这事没关系，因为武彬是亲戚，免不了来我家走动，因为跟她熟了，知道我家的钱都是老婆管的，才给她打电话要钱的……”

“武彬在 W 市住哪里？”

“他有一张假身份证，我告诉他先找个招待所住下，再慢慢找间不起眼的小公寓租住——这两天，他大概是到处找房子呢。”

林晚荣看上去很诚恳，配合的态度也非常积极。

“假身份证上是什么名字？”

“呃，他没跟我说过，好像是他省城学修车的时候，跟人家一起卖汽车配

件时办的。”

龙杰想到了曾和武彬一起学修车的小五，翻出一个电话号码给王炎：“问问这个人知道吗。”

“是，龙队。”

王炎马上出去打电话。

龙杰接着问林晚荣：“陈风打伤的那人你认识吗？”

林晚荣很快地摇头：“不认识，出了事情后，我本来也想去看看，毕竟是在我地盘上受伤的，武彬让我别管，说有人能兜着。”

“他跟你说过是谁指使的？”

林晚荣愕然：“那还能有谁？当然是左吉林了。”

因为林晚荣具有涉嫌杀人的动机和作案条件，他也跟朱禹丞一样，被列入重大嫌疑人之一暂时收押审问。

武彬的好友小五，提供了武彬假身份证的名字——这个假身份证本来是两个人投机转卖汽车配件时公用的。

得到该名字后不到一个小时，W市警方就来了电话，表示已经把武彬控制住了：“现在马上押运回S市，三四个小时就到了。”

警局上下一片欢欣。

吴熙悦和方荭酥被分别带到警局，她们的审问都是由龙杰和安牛牛两个人负责进行。

审问先从吴熙悦开始。

吴熙悦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：“怎么？是我手提包的鉴定让你们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吗？”

安牛牛：“手提包我已经给你送回去了，送到了你父母家，也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联系。”

吴熙悦皱眉头：“为什么会送到我父母那里？你应该来过我的房子吧？”

安牛牛：“有些情况需要你父母确认一下。”

吴熙悦不耐烦地说：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不要去打扰他们，有什么话直接问我好了。”

安牛牛：“嗯，的确，他们对你近期的情况不是很了解；不过，他们对过去的事情还是记得很清楚，比如说，方荭酥艺名的来历和你上大学的学费来源。”

吴熙悦脸色一变。

龙杰：“吴熙悦，你跟方荭酥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在这个案子中，一直在极力回避你们曾经认识，又交往密厚的事实？”

吴熙悦冷笑了一声：“这就是你们处心积虑在我父母那里挖来的猛料？我跟方荭酥的关系，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？”

“有没有关系也许你们心里最清楚。我们现在奇怪的是，为什么从一开始，你们就在警察面前做戏，演得比陌生人还陌生人？”

吴熙悦烦恼地说：“这是因为我们有些过去的事都不想让别人知道。”

“包括左吉林？”

“当然包括他——事实上，我们俩先前达成过共识，对过去的事情保密到底，无论在谁面前，都要假装不认识。”

龙杰看着她：“那么，吴熙悦，你放弃律师事务所，到演艺公司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帮助方荭酥？或者说是报答她？”

吴熙悦耸耸肩：“上次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本以为演艺公司做经纪人可以获利丰厚，我是以钱为出发点规划我的职业生涯的——当然，如果做这个能帮到我的朋友，那当然更好了。”

安牛牛一想到吴熙悦的蓄意欺骗就很气，她努力维持平静的态度：“我记得当时你说起方荭酥来还愤愤不平，说她没什么潜力，是公司把她硬塞给你的？”

吴熙悦不以为然：“那个时候发生了杀人案子，我们都害怕卷进去，如果警方知道我们以前认识，还要让左吉林介绍的话，肯定觉得奇怪——既然做戏，就做得逼真点。”

安牛牛想，当初可真是小觑了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律师。

龙杰追根溯源：“你当初是怎么认识方荭酥的？”

吴熙悦看着他：“必须要说吗？”

龙杰点点头：“必须，如果涉及当事人隐私，警方会保密的。”

吴熙悦耸耸肩：“我是在一个 KTV 认识方荭酥的，七年前。”

龙杰和安牛牛都面无表情，等着吴熙悦说下去。

“我爸爸那年生病了，家里钱都花光了，家里除了特困补助，没什么收入。我想给家里解决一点负担，想赚钱，生存欲望压倒羞耻感，我就到了一家 KTV 当陪唱小姐，我是在那里认识方荭酥的。”

“你在那里做了多长时间？”

“不到一个月，我有次被客人灌酒，烂醉如泥，要不是方姐，我就会被那几个人强暴了。方姐问我好好一个 S 市本地姑娘，为什么会做这个，我跟她说了家里的事。我没哭，她却哭了，她说她跟我一样的，也是家里妈妈病了，才不得已放弃好

好的导游工作，来做这个的。”

吴熙悦说得很平静：“她说她妈妈已经去世了，家里也不需要她的钱了，不如来资助我上学，她说她已经跳进这个大泥坑，染了一身臭水了，不愿意再看到一个清白的女孩儿为了钱做人家的玩物。她劝我回去上学，说学费她会想办法的，干这行来钱快，她说支持一个学生对她来说绰绰有余。那次出事吓坏了我，我再也不敢回 KTV 上班。方姐这么说，我姑且听了她的话。我当时想的是，哪怕她给我交半年的学费也好，我到时上了大学，完全可以勤工俭学养活自己……我没想到的是，方姐说到做到，她一口气供了我四年——她说既然做了学生，就要有学生的样子，赚钱的事情她来，我好好用功读书就是了。”

龙杰：“方荭酥这是义举，是好事，为什么还对别人讳莫如深，只字不提？”

吴熙悦：“被生活逼得无路可走，卖笑为生的经历算什么好事？再说，我们之间的情谊，也不是单纯的助学人和助学对象之间的关系了，这算是我们俩之间的隐私往事，都不想被人翻出来旧事重提。”

安牛牛又问：“那么，既然你说你们之间情谊深厚，方荭酥有什么烦恼，你也应该很清楚了？她不是心心念念地要签约，要出唱片吗？你为什么没能帮到她？”

“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，我做了经纪人，第一件事就是请方姐吃饭，说这次终于能帮到她了，以后她要签约要宣传什么的，都可以找我。可她却始终淡淡的，说出名和大红大紫，早已不是她的人生目标了。”

龙杰：“那么，她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”

吴熙悦很简短地回答道：“她想像个普通女人那样，找个踏实的男人结婚，养儿育女过日子。”

“她跟你说了不久要结婚是不是？跟谁？”

“跟谁我不是很清楚，我只知道是个大公司的白领，对她很钟情。不过，好像最后婚事并没有成功，所以她这段时间又开始重拾往日志向，要找演艺公司签约出唱片了。”

龙杰提问：“我有件事情不清楚，为什么她会拜托左吉林帮忙，而不是本来就在演艺公司做经纪人的你呢？”

吴熙悦耸耸肩：“很简单，我当然会暗中使力帮助方姐，但是对明星的一系列策划宣传包装都需要不少的费用，方姐在这方面，肯定离不开大老板的资助。我这次找左吉林要的赞助费，会争取相当一部分金额用到方姐身上。”

她言之凿凿，合情合理，龙杰和安牛牛一时抓不到她的破绽。

吴熙悦说：“在左吉林那里做戏，故意说得方荭酥条件不好，是想多让左吉

林掏点钱而已。”

龙杰总算找到一点：“那你没必要在王茵面前故意为了方荭酥闹别扭吧？”

吴熙悦笑了一下：“那是因为情况确实如此，王茵他们的确并不看好方荭酥，我顺着他们说话，夸大些困难，到时候可以多争取些资源支持。”

龙杰扯扯嘴角：“你们倒是配合默契，合作无间。”

吴熙悦脸色稍变。

“那么，你怎么又突然从演艺公司辞职？”

“出事后，方姐跟我谈了一次，她已经决心退出娱乐圈，也劝我不要在这个大染缸里混日子了，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。”吴熙悦淡淡地说，“我做了半年多，也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当经纪人，娱乐圈太过复杂，不如抽身而退。”

安牛牛想到一点，问她：“吴熙悦，你在左吉林面前，一直戴个大眼镜，也是方荭酥建议的吧？”

吴熙悦点点头：“不错，她跟左吉林好过，熟悉他，知道最让他望而却步的就是眼镜女。她建议我跟左吉林打交道，最好戴眼镜，关系可以单纯点。”

“你们俩常在一起？”

“不，我们都很忙，基本都是电话联系。”

“方荭酥有没有对你说过，她退出后会以何种方式谋生？”

“方姐手里有一笔储蓄，她还有两套房子，她说以后结婚了，就安心做个家庭主妇，照顾好老公孩子就是她的生活。”吴熙悦表情淡然，“我觉得她说得不错，这对她来说，也许是最好的选择。”

方荭酥跟吴熙悦比，面对警察多了份从容郑重，成熟练达。

安牛牛说：“请你来，主要是了解下你和吴熙悦的关系。”

方荭酥了解地笑笑：“我们说谎了，真是抱歉——不过，当时主要是想到我们过去的事情跟案子没什么关系，我们都不想再提以前的事，就这么含混过去了，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安牛牛问：“你和吴熙悦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方荭酥：“她那个时候还是高中生，也学别人，浓妆艳抹去 KTV 做陪唱小姐。我当时也有一段这种经历，我们是在 KTV 认识的。我知道她成绩好，所差的也不过就是那么几千元的学费，实在不值得为此跳这个火坑。我以前的经历跟她很像，我妈也是生了重病我才走这条路的，看她实在可怜……我妈那个时候死了，我心里也没有牵挂的人，就索性当做好事，资助她上学了。”

“资助了多长时间？”

“四年。我一开始只是同情她,后来看着她成长、进步、成熟,我自己也挺有成就感的,觉得钱用在这地方才算是真有意义。”

“她做 KTV 小姐做了多久?”

“我记不清了,很短时间吧,她现在也是个正儿八经的白领了,我也有点小名气了——我们都不想再提以前的事,这段历史就让它成为历史……”

“她突然去演艺公司做经纪人,这事跟你有关系吗?”

方荭酥坦诚地说:“应该说有一部分原因吧,她是跳槽成功了才和我说的,我觉得她肯定想找机会帮我一把。”

安牛牛问:“为什么一直没帮你?”

“哦,是我谢绝了,她刚刚跳槽到演艺公司,还不太知道里面的潜规则,一个出色的经纪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,当时她就算是想帮我,也帮不了的。”

“她说是因为你想结婚?”

方荭酥略尴尬了一下:“不错,当时也有这个原因,我一直想退出圈子,嫁人生子过平常日子。”

“那个男人是朱禹丞吧?”

方荭酥没有犹豫,点点头:“嗯,不错,当时正是我们感情最热烈的时候。”

安牛牛:“可是,你此前告诉过我,是你提出分手,你不想放弃娱乐圈的名利,才回绝了朱禹丞。”

方荭酥却一笑:“我当时确实是很犹豫,很没有信心。心里虽想的是要跟他结婚过日子,又怕这一步跨出去了,他却变心了,我的处境就很尴尬了。毕竟,他喜欢的,也许是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方荭酥,而不是家里朝夕相处的黄脸婆。我一犹豫,朱禹丞就以为我退缩了,舍不得舞台和名利场,我们俩闹了点别扭,就这样在感情最浓的时候分手了。”

龙杰还是听得一头雾水,不过,看牛牛倒是很理解的样子:“你因为三个月前的分手,才突然又对签约出唱片有兴趣了?”

“我跟朱禹丞的分手,虽然是我主动的,却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,我一点都不自信了——我当时想,最可靠的还是自己,我要是出名了,做了红歌星,大概他就不会轻易放弃我了。”

她笑了一下:“现在想来,那的确是有点幼稚……知道他为了我被警方拘捕,我心里很是难受,也开始正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——我想,这件事情过去后,我会重新考虑我和他的关系,还有,彻底离开这个圈子。”

“你是指退出娱乐圈?”

方荭酥自我嘲讽地笑:“退出?洗浴城和夜总会也算是娱乐圈?我以为在